

郑观应的政治改革观^{*}

张泽洪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岌岌不可终日的近代中国政局, 给爱国意识强烈、思想感受敏锐的郑观应以极大的震动, 刺激其焦灼苦思救亡之策, 兴国之道。政治如何改革, 是郑观应苦心孤诣探索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他吁请政府对腐朽不堪的吏治大加整顿, 同时希冀移植西方的议院制度入中国, 旨在把一个封闭的专制的传统社会改造成为开放的民主的近代社会, 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具有开路导航之功效。

关键词: 郑观应; 议院; 君民共主; 吏治; 君主专制

岌岌不可终日的近代中国政局, 险象环生, 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 汹涌而至,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 所谓的天朝上国, 一再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割地赔款的耻辱接踵而至, “满清王朝的声威, 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1] (P110)} 地大物博的中国遭受百般欺凌, 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惨祸, 举国上下莫不惊呼, 中国将亡于旦夕。这种局势给具有炽烈爱国热忱的郑观应以极大的震动, 他痛心疾首于国家蒙受欺凌的耻辱, 为此常“梦寝不安, 行愁生叹, 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2] (P819)} 他不忍目睹国家民族的沉沦, 不甘于受侵略受掠夺被宰割被盘剥的地位, 焦灼苦思救亡之策, 兴国之道, 他反复警告说, 中国若再“墨守前规, 不亟亟然早思变计”^{[2] (P819)}, 急图挽救, 则国将不国。认为中国要渡过危机要适应变局,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必须备兵战以强国, 备商战以富国, 而实施兵战、商战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 但中国的专制制度“只利于官利于外人耳”^{[2] (P332)}。若不改革, 那些昏暴之君, 跋扈之臣将成为开展兵战、商战不能逾越的阻碍, 富国强兵将“万难兴盛”^{[2] (P334)}。于此可见, 政治改革不可不行。

郑观应把除弊与兴利相结合, 除弊的重点集中在吏治的整顿上, 要求对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补偏救正; 兴利之箭则指向议院, 希冀中国效法西方, 建立一套当时并未有之, 又迫切需要的制度。

一、政治改革的重点是吏治

国家之治乱, 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 “一县得人则一县治, 一郡得人则一郡治, 一省得人则一省治, 天下得人则天下治”^{[3] (P352)}。但中国的现状不是大治而是大乱, 其根源就在于现在的官吏“名为民之父母, 实则民之寇仇”^{[3] (P352)}。他们剥民则无微不至, 保民却漠然置之, 这些巧宦“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 上媮国计, 下剥民生”, “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2] (P352)}。为官只要能博取上司的欢心, 获得同官的赞誉, “则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君恩不足念, 民怨不足忧”^{[3] (P353)}。官吏之凶狠实过于豺狼, “纵此成群豺狼于民间, 吏治焉能清明, 所谓求富求强云云, 实际等同画饼, 他痛感不在吏治方面铲除腐败, 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是绝不可能的”^{[3] (P90)}, 吏治亟当力为整顿, 以使吏治日清, 国本巩固。吏治的改革主要有如下方面:

1. 考充书吏 中国的书吏一是数量多, “内而六部衙门, 外而督抚司道, 下而府厅州县等”^{[2] (P443)}。到处充斥着书吏; 二是权力大, “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2] (P443)}, 炙手可热, 权倾朝野, 他们颠倒是非, 为所欲为, 书吏制度急待改革, 改革之法就是考试, 通过考试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书吏, 限制数量, 提高质量, 同时削弱其权利。

* 收稿日期: 2001-03-30

作者简介: 张泽洪(1974—), 男, 湖南株州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2 裁汰冗员 清政府的闲曹冷署实在太多,“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2] (P461)}。这些人整日暖衣饱食,无所事事。“国家多一冗员,即多一腹民膏之人”^{[2] (P57)}所以凡是挂名及差遣者均应裁撤。

3 废除捐纳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衔长期被商品化了,“几同市道”^{[2] (P561)}。而捐纳者往往“仕版未登”,就“债台先筑”,为还债,他们“势必剥民偿欠,蠹国肥家”^{[2] (P561)}。郑观应认为要避免捐纳带来的危害。“必自废捐纳始。”^{[2] (P562)}只有废除捐纳才会出好官。“好官出而后公道明,公道明而后民志畅,民志畅而后国运昌”^{[2] (P563)}。

4 限仕 中国用人,首重资格,绝少破格录用。“故宦成显达者”多数已是老态龙钟,但是“印官衙署,非养老院堂也”^{[2] (P454)}人到70曰耄,精力就衰,再任高职,恐有时因而误事,因此应该奉身以退,郑观应建议废除官员终身制“除世爵宗亲不计外,其有成大勋,据高位者,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朝廷赐金赏荫,准为予告老臣”。这些人退位后,可以作为国家顾问,遇有军国大事向其咨询,“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及限不告退者,则请罢之”^{[2] (P454)}。

5 用人要专 人有强柔短长,不可能无事不精。“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2] (P480)}而在中国,向来任人不专,用非所长。陆路之将可改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面对这种情况,郑观应建议“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不相兼统”,如此,人的才能、潜力才会得到最大展现、挖掘,“即中人亦可以有为”^{[2] (P481)}。

6 高薪养廉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郑观应认为“天下之人未有饥寒切体,而能致其身为国家用者”^{[2] (P450)}而当时,地方官吏的廉俸人不敷出,生活艰难这是造成贪污腐化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郑观应提出加薪,“今欲整饬吏治,轸念民艰,当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2] (P451)}。

二、政治改革的最高目标是设立议院

郑观应极为推崇议院的作用,西方何以能“雄视宇内”^{[2] (P311)},他认为,其原因不尽在“土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更在“议院上下同心”,“合众志以成诚”^{[2] (P311)}他指责中国练兵制器而不

行议院是“遗其体而求其用”^{[2] (P234)},袭其皮毛,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2] (P234)}纵横四海的英日是议院“明效大验”^{[2] (P314)}的一个有力佐证。以英国而论,弹丸之区,“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2] (P313)},况且还是女主当国,却在短短的几年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2] (P313)}英国行之于前,日本趋之于后,自设立议院,“亦勃然兴起”^{[2] (P315)},议院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郑观应强烈希冀中国以英日为样板,“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2] (P103)},设立议院,为处于“日之将夕”的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以致富强,他反复告诫中国“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恃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 (P314)}议院何以能起衰振弱,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郑观应一言以概之,议院能实现君民共主。

在环球诸国的三类国家政体中,郑观应认为斟酌损益最为适中经久者,则莫如君民共主,“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2] (P314)}他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政体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总统竞争过于激烈,于国不利;他更反对君主专制,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2] (P338)}在这种君视民如草芥,民疾君如寇仇的制度里,君主集权,民众无权,君主是最高权力的当然执掌者,一切用行政大权皆归掌于其一人之手,广大国民则在君权的绝对统属下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专制政体简直成为“剥削国民权利之利斧”,君民对立极为尖锐,其实,“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2] (P332)}。郑观应在议院篇中征引古训论证这个浅显的道理“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国若无民众的支持,“国安得不弱”,“数代而亡,一朝而灭”^{[2] (P103)}恐怕也不是遥远的事了,况且依靠一人治国,“则明有所不见,而聪有所不闻”^{[2] (P336)}只有君与民共治,方可避免这种弊端,郑观应振臂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2] (P332)}国家为人人皆有,应为普天大众谋利益,并非为君而设国,而是“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离开国民的支持,君如能与民共治天下,“犹人骨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2] (P334)}又何惧国家不治。

议院的作用主要正体现在保障君民共主上。其

一, 设议院, 能通上下之情, 有议院作君民相连的中介, “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2] (P312)} 下情能得以上达, 上情亦能得以下宣, 从根本上解决君民上下“情谊相隔, 好恶各殊”^{[2] (P103)} 的问题, “使上下无扞格之虞, 臣民泯异固之见”。^{[2] (P103)} 君民关系和洽, 朝野上下同德同心, 合众志以成诚。议院能集思广益, 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 有条不紊, 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自有议院, 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 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 大小官司, 无所御其责, 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2] (P312)}。其二, 兴议院, 议员由国人选举, 如此则“天下英奇之士, 才智之民, 皆得竭其忠诚, 伸其抱负”,^{[2] (P313)} 使广大国民有参政之权, 能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 “君不至独任其劳, 民不偏居于逸”。^{[2] (P313)} 君民一体, 万民之众同甘苦, 共治国家。中国人口不下四亿, 果能设立议院, 将“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2] (P313)} 合亿万为一心, 如此, “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彼倡, 肆其非分之请, 要以无礼之求”。^{[2] (P313)} 任何制度, 监督不可或缺, 一旦缺乏, 必然导致失控。为更有效的发挥议院的作用, 舆论监督切不可少, 郑观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建议在各省多设报馆, “以昭议院之是非”,^{[2] (P313)} 凡议院所论各事, 都应迅速给与报道, “朝议一事, 夕登日报”^{[2] (P313)}, 从而“使知议员之优劣, 政事之从违”; “论是则交誉之, 论非则群毁之”^{[2] (P313)}。特别是对那些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要在报纸中历历详述。使其再不敢恣意横行, 肆行无忌, 达到劝善惩恶, “明义理以伸公论”的目的。

郑观应的政治改革思想旨在防止专制, 扩大民权, 把一个封闭的专制的传统社会改造成为开放的

民主的近代社会, 他的吏治改革思想切中时弊, 振耳发聩, 无疑是一服清醒剂, 激起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重新审视评估; 更为可贵的是, 在君权至上, 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 皆决于上的中国, 郑观应居然提出设立议院君民分权而共主之说, “无异是一声霹雳惊雷, 在当时是言人之不敢言的”^{[3] (P73)}。他的大胆惊人论, 比起两三千年来遵守的应由皇帝一人独治天下的传统观念, 是极大的进步。然而毕竟因为本身力量的弱小和封建法网的严密, 又使得他胆战心惊, 加之对西方政治学说了解得不够, 导致他的有些言论也未能摆脱“尊君崇上”的陈词, 有时也对民主表示出某种怯惧, “设计的议院还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议院”, “尚未把它视为立法机关”^{[4] (P4)}。不过, 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毕竟对后人有着相当大的启蒙作用, “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开设议院的要求和粗糙方案是近代议会的前奏, 对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也有一定的影响”。^{[4] (P7)}“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具有开路导航之功效”^{[5] (P336)}。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 [2]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3] 韦庆远, 高放. 清末宪政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4] 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 吴雁南, 郭汉民.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第1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On Zheng Guan-ying's Political Reform

ZHANG Ze-hong

(Literary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ho have the strong patriotic sense and the acute perception is extremely shocked by a critical condition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e is lost in deep thinking how to save country so that it may survive. Political reform is an important aspect Zheng Guan-ying make extraordinarily painstaking efforts to explore. He not only appeal to government to rectify utterly decadent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officials but also wish for draw parliament into china in order to reform an enclosed autocratic society into an open modern society. He stride gratifily forward on the way to save the nation and open a new road guide for chinese idea world.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parliament;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ld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utocratic monarchy